

本土文本

三十一岁,倪云林完成了原始积累。比倪云林的预想提前两年。大学毕业,倪云林应聘进入一家大公司,从打杂、收发、公司内刊编辑干起,一直做到副总监的位置。别人眼红耳热之际,倪云林立即跳了槽,远离是非。从此,他一心一意做起职业经理人。这些年来倪云林走南闯北赚裂了口袋,也积累了大量人脉。不断有人找上门,希望与倪云林合伙做生意并由他掌舵,他一概婉拒。倪云林不炒股,也不怡情小赌,至多到写字楼隔壁的酒吧里喝上一杯咖啡。但不管在哪家公司,他任职都不会超过一年半载。他要休息,要思考,要周游世界。倪云林经常教导儿子说,真正的生活是做一个体面人,整天坐在老板桌子后面发号施令,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现在,倪云林在上海,北京,苏州都陆续置了房子。他把老婆孩子安顿在上海松江,然后到处乱跑。倪云林到过许多地方,阿富汗,利比亚,古巴,南非。凡是心血来潮想到了的地方他都会找机会去看看,间或还和冒险打一打擦边球。

除了游山玩水,倪云林就窝在这些房子里写诗。倪云林写的诗很棒,高一就在《诗刊》上发过组诗。工作之后,倪云林转而写了大量的旅行诗。比如:

人的一生,似乎都是在等待一个特别的机遇

之前的所有,都好像是准备那些漫长的岁月

犹如今晚的月光洒落在海面上

月亮慢慢地爬上屋顶,高高的天空之上

远处,银色浪花的海面越来越窄,就像一个人在慢慢合上眼睑

再如:

这些打着呼噜的鱼

在黎明时分,穿过华北大平原

一尾接着一尾

我一夜未眠,练习写字

雨水滑过窗格子

笔触比我更熟练,更轻松

更加不受约束

一段时间倪云林的作品屡屡见诸报章杂志。更多的时间他把诗稿扔在沙发、茶几、窗台、马桶盖、床头柜上,以便信手捡起,自我欣赏和修正。除了一个极小的圈子三两个知己,没人知道他是谁,搞得好像挺神秘。不过这神秘并非他的刻意。他从不参加任何诗会笔会,似乎也没有人邀请他。他觉得要作为一个诗人,就必须一尘不染,但他戏称自己只是个诗歌客友,忙累的时候可以偶尔客串客串。当他玩够了写累了,猎头公司邀请他再度出山的电话也响了。

这一年他正好三十一。他

故乡 (小说)

□罗望子



绘图 瞿溢

觉得不能亏了自己。凭空多出两年时间仿佛老天额外的奖赏,那就得好好派上用场。最终他接受央企的一份财务工作,前往马达加斯加,悠闲自得过起了岛上生活。还是念大三时,他就考取了国际注册会计师,选修了法语,所以干起来得心应手。岛屿仿佛天生就是诗人的帐篷,珠联璧合。一到休息日,他就怀揣一册《老人与海》跟着土著人到海上垂钓。海风乱翻书,翻到哪页,他就看哪页。他习惯了吃生鱼片,不用酒,也不用芥末。他不吸烟,偶尔能抽两口雪茄。阳光,海水,飓风,让他的身体更加健壮。眼馋那些如履平地的冲浪好手,他又痒痒了。大洋里的水倒是喝了不少,这是必须的,可他连一次都没能踩上冲浪板,也就没法体验到弄潮儿向涛头立的快感。倪云林觉得,这大概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污点。明知失败总是难免的,倪云林还是万分沮丧。

两年后倪云林辞职回国。儿子读小学了,他不能离得太远。父母年老体衰了,需要他侍奉左右。倪云林的辞职报告几乎就是一篇新版《陈情表》,公司老总只好忍痛弃爱,本来还想给他适当加加担子的呢。朋友们为他接风的同时,又纷纷拉扯他加盟。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倪云林没有再干老本行,而是报考了公务员。谁也没有想到倪云林还是个潜伏已久的共产党员,读研最后一年加入的。为了证明他早已入党,倪云林捧出一沓党费票据,都缴在苏州住所的街道社区。这为他的公考加了不少印象分。倪云林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进入文明办,回到了故乡的小县城。

文明办是清水衙门,这也就罢了,反正倪云林不缺的就是银子。但凡是个人才,不提光宗耀祖,总该想着衣锦还乡吧。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倪云林的几

个家都安在国内很牛的城市里。朋友们死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回小县城。有什么想不通的,倪云林戏谑地红着脸,端着酒杯对着饕行的朋友说,为什么总是要等到叶落才归根? 那是不甘心哪。趁现在年轻,早点回家,倪云林胸脯拍得噼啪响,也省得将来后悔。大伙儿还想再劝劝,倪云林说,嘿嘿,你们在大城里低碳,我在小城里低调,这总可以吧。

倪云林能进文明办,还是有些小波折的。在机关里面,过了三十岁,假如还没受到重用,就算得上“老板凳”了。机关里的老板凳爹不亲,娘不疼,破罐子破摔,阳奉阴违,也是最难管的,所以宁愿录用个年轻人,也不能用老板凳,年轻人再怎么毛糙,至少勤快呀,至少听话呀。争议一起,组织部门难以定夺,就汇报给书记。书记边听汇报边翻材料,翻完便道,怎么不行,这样的人不能进什么人能进? 又轻飘飘地说,先给他定个副科吧。

要知道,小城里的副科就相当于大城里的副处,不是官,也能算个吏了。别看是小县城,车改后,小县城的副科光是每月车贴就两千,正科三千,过过小日子还是挺滋润的。一来就副科已经破了规矩,如果再实职,估计很多老板凳要跳墙了。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机关里的人纷纷猜测和探听倪云林的背景。有好事者还用人肉搜索,就差把倪云林一家三代翻尸倒骨了。可倪云林一无背景二无靠山,亲属里也没人混在官场。书记毕竟是书记,却原来书记定他时早有打算。进来不久,组织部便找他谈话,部长亲自约谈,说是为了用人之长,准备把他调到能发光发热的单位。发改委和开发区区任他挑。部长还加了一句,如果到开发区区,可以定为实职正科。那知倪云林毫不领情,但他又不便拒绝。既然不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就只能玩玩拖刀计了,他说谢谢组织

关心,只是我当初报考的志愿就是文明办,没想其他,现在才来就走人,不太好,恳请组织容我适应一阵子再说吧。晕,别人都挤破头往上爬,却还有不爱官帽子的,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呵。部长也不好勉强,书记过后听说了眉头一皱。

倒不是倪云林矫情,也不是怕担当不了。倪云林明白一条,一旦他接了这个差使,他就是正儿八经踏入官场,没有退路了。倪云林做公务员,志不在官场,只想图个清静,又能有碗饭吃。再怎么着,文明办也能让他感到活在人群之中,正常的上下班作息,也不至于过分散漫。倪云林有自己的想法和性格,但他同样不喜欢孤独,他希望生活有规律,一个体面人与周围的关系,决定着他与上帝的关系。

工作落实下来后,在上海的老婆待不住了,嚷嚷着也要回来。回来就回来吧,可是儿子不愿意回来。倪云林说,县城里的教育虽说死板了些,也严谨,基础教育在县中嘛。儿子说,老爸你就不用担心我了,在哪上我都一样,不会比你差到哪,只不过我已经习惯这里了。倪云林说,到下面去你也会习惯的,儿子呵,那可是你的故乡哦。我的故乡在松江,儿子说,我走了,我的朋友,同学怎么办。你们照样可以联系呵,到了县城,你还能交到新朋友的,话又说回来,松江不也是个小县城么。你说得轻巧,儿子哼哼,你总不至于要我和你一模一样吧,反正我是不会回去的。倪云林笑道,咋的了,翅膀硬了,不听话了是不。儿子回嘴道,你听爷爷的话么,你要是听话,你回小县城问过爷爷问过咱们吗,没问过吧。倪云林有些光火,可他不能火,一个体面人怎么能够发火呢。儿子没说错,他要是火了,就是理屈词穷,就是恼羞成怒。结果老婆回来没住几天,就放不下儿子了,没等倪云林开口也没征求倪云林的意思,又悄悄溜回了松江。(一)

家乡的红色之旅 (散文)

□苏子龙

地方,最著名的要数五华顶下面的三仙洞。这是个依山凿成的石洞,高八尺,宽九尺,深十二尺。传说洞中有蟹、蛇和蛤蟆三种仙物,常常变作秀才在洞口下棋或结伴出游。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这样一个发生在三仙洞的故事。说是有一个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处,遇到三仙变成的秀才,帮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以这篇文章赴考,竟高中了解元。

我曾多次进过三仙洞,看到石头凿成的蟹、蛇和蛤蟆卧在那里,这就是蒲松龄笔下的“三仙”了,虽然形象不佳,传说却很美丽。洞不大,只能容纳三四个人,个头高的人还要低着头才能进去。不过,后来这里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使三仙洞名声大噪。

那是1946年12月,著名的宿北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涟水一仗失利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向山东转移,在马陵山下的沐河一线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当时的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将前沿指挥所设在三仙洞内,在石壁上凿了个洞挂盏马灯,在石凳上铺上地图运筹帷幄,指挥这次战役。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沐河都被鲜血染红了。但新四军战士英勇奋战,最终取得了宿北大战胜利,歼敌3个整旅又1个团,共2.1万余人,国民党第69师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被俘。陈毅为此赋诗一首:“敌到运河西,聚歼夫何疑? 试看峰山下,埋了

戴之奇。”这一胜利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成了华东战区走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

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三仙洞南面的山坡上建了一座巨大的陈毅雕像,威武雄壮,器宇轩昂,面向东方,背后是宿北大战胜利纪念亭。三仙洞前也立了“宿北战役指挥部”的石碑。如今马陵山已是江苏省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江苏省红色廉政文化旅游专线,徐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

在风景如画的马陵山上,会员们凭吊了陈毅的指挥所三仙洞,在陈毅的塑像前鞠躬致敬。

第二站是碾庄。碾庄原是陇海铁路沿线上属邳县的一个村镇。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为了阻止解放军经新沂西进徐州,派嫡系部队黄百韬兵团固守碾庄。负责攻打碾庄的我东野部队为了夺取碾庄,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决斗,打得十分惨烈,最终将其兵团全部歼灭。但碾庄一战我军损失也很惨重,死伤约3万人,是淮海战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仗。在碾庄战役纪念碑前,商会会员们献上了花圈,向烈士们默默致哀。

烈士王杰生前是济南军区驻徐州某部工兵一连五班班长。1965年7月14日,在邳县张楼帮助民兵训练时,炸药发生意外爆炸。为掩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自武干部的生命安全,王杰奋不顾身扑在炸药包上,英勇牺牲。王杰所在部队追认他为中

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毛主席亲自为其题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精神的高潮。

在王杰纪念馆里,商会会员们认真地观看着王杰生前的遗物,日记,毛主席和领导的题词,深深地为烈士的事迹所感动。决定把王杰纪念馆作为南通市徐州商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当场挂牌。

徐州商会组团回家乡作红色之旅,让会员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说,家乡能有今天,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惜。饮水思源,我们在南通创业,不能忘记家乡,要为南通和家乡两地的建设作出贡献。

南通商会红色之旅的企业家们,还参观了三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一些企业。昔日贫困的淮海大地,如今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他们倍感欣慰,先后与当地签署了多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徐州市在南通创业的有20多万人,不少人在南通娶了媳妇成了家。多年来,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聪明才智,为南通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作出各自的贡献。

秋色浪漫的季节,南通市徐州商会的家乡红色之旅,会员们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为实现伟大的中华复兴梦拼搏奋斗的决心。



江海新韵

秋风吹走了我母亲 (组诗)

□汪益民

最后一次看人间  
母亲的躯体越发笨拙  
疼痛加重  
痛点深邃  
扑朔迷离  
我们为她梳理头发  
穿戴整齐  
今天  
母亲想着作一次远游

才飘落一片树叶  
那么波瀾不惊

这微不足道的坠落  
是有人已经  
承受了其中倒塌的巨变  
是世间  
一根更加孤独的脊骨  
背负了沉重的轰鸣

遗物

一间屋  
半亩田  
几条路  
突然空出来  
成为更为清晰的  
一间屋  
半亩田  
几条路

她微笑着  
坐到护士站台的斜对面  
她看见  
这群小姑娘年轻又漂亮  
要走动就走动  
像鸟儿与天使飞来飞去  
她看见  
远处的医生办公室  
她说那一定是个药铺子

光线还照着阳台上  
母亲的杂物  
两双布棉鞋  
一只打了补丁的簸箩  
盛着母亲衣物的木箱与纸盒  
一架老旧的上海牌缝纫机  
它们  
一夜间活动起来

空,是更强烈的存在  
是某些器皿中  
向外流溢的满

我无从清理  
这么多母亲的遗物  
这个秋天的一草一木  
皆有着母亲的体温

由远及近的死

死亡由远及近慢慢展开  
隔着爷爷奶奶  
更多是仪规与恐惧  
隔着父亲母亲  
更多是疼痛与隐伤

母亲之后

死亡,已是一马平川

再也无险可守  
死亡才成为一个人  
对生活心平气和的练习

猜想

至今没想过  
母亲对待死亡的态度

她从不大惊小怪  
也不表现出惧怕  
不舍,伤感

她甚至不给我们  
交代任何事项  
对陪伴在病榻前的我们  
老人家不愧疚  
不感激  
不提过往将来

她也喊疼  
召唤我  
要苹果  
要茶水  
再没有其他了  
兴许她已觉得  
死亡只是  
一个人的日常与本身

可能她想通了  
关于死的所有事  
可能她从未想过  
死这件事

死亡

这么体面的大事  
母亲似乎不讲究

不选择临终

是我母亲临终的选择